



被遺忘的「足球評述員」

這個新冠肺炎影響全球，乃至各行各業都受到很大的影響。雖然政府的抗疫基金已盡量大規模地照顧各行各業，以減低對他們的影響，一些明顯受影響的重災區行業，政府是可以照顧到；但有一些行業的影響不是那麼顯而易見，可能就會疏忽了，就如我們從事體育傳媒工作者，因從業員人數不多，就未必會被留意到。

在現時所有體育運動項目都停頓的情況下，如果是在傳媒機構工作的員工還尚可，除非你工作的傳媒機構裁員才會受影響，但一些從事幕前的自由工作者，如足球、籃球等各項體育項目的評述員主持人，現在可以說是零收入。他們的收入是很倚仗他們的工作量，就是所謂的「多勞多得」，而在現時的抗疫措施下，工作停頓了，此刻唯有「食穀種」。有些朋友跟我說：「唔怕啦，那些主持人以前收入好，現在可以慢慢用。」

所謂「收入好」這說法其實是見仁見智，在這幾年，我估計一場足球賽事的評述員，身價最高一位大約是六七千元評述一場，但亦有低至六七百一場的；當然名氣高的，每場的收入自然會高很多。回想上世紀八十年代到千禧年，不論在TVB、aTV、CABLE、還是now等，都是爭奪足球評述員的年代。當時足球評述員的薪酬真的比較

高，一個著名的足球評述員，普通一場本地足球直播賽事，收入大約是二萬多元，而如果是為期一個月的世界盃決賽周時期，大約接近二百萬元薪酬。「阿叔」林尚義，當年曾接受廣東台邀請到廣州評述一場足球賽事，他的評述薪酬就是十萬元呢。

現時行業的情況，一些年輕人或者對足球很有興趣者，希望能夠入行從事足球評述員的工作，在成名後，他們的收入是會很可觀的，但若要成為一位受歡迎的評述員要具備很多條件：流利的口才、亮亮吸引的聲線、足夠的詞匯、懂得利用語言去控制觀眾的情緒以帶領觀眾欣賞球賽、強勁觀察力、分析力、搜集資料的能力、良好的記憶力等，另外更重要的就是經驗，一些著名嘅評述員最少會有十多年二十年以上工作經驗，如林尚義、何鑑江、伍晃榮等，這些「一代宗師」帶有王者風範的評述至今仍令人津津樂道，回味非常。

這個年代，如果要培養出及成功訓練一些受歡迎的足球評述員，我相信比以前困難；因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足球興旺，當時電視台轉播元評述一場，而擁有很多本地及世界各地的足球賽事，而擁有一些觀眾的TVB收視也高，使到很多觀眾能認識足球評述員，從而成為他們的擁躉，這就是需要主持人自己的能力，再加上天時地利和相互而成的，缺一不可。



■與何鑑江攝於1990年世界盃TVB錄影廠。作者供圖



自煮好味道

朋友來電問：「這段日子你們吃什麼？」真的，出不了門，多少人為吃的問題煩惱；香港家庭無論有沒有外傭，一家數口或者單身，完全沒想過會開不了飯，只要踏出家門，食肆林立，寓所左右至少都有一兩家。可是自我隔離那些悶日子，吃飯問題就不輕鬆了。就算糧有隔宿，吃一天算一天已不痛快，最難過是經常外出堂食那一群，左右食肆不是光榮結業就是暫停服務，如何不視為大災難！下廚可以吃什麼呢？真是家家有個啼笑皆非的答案。

吃幾天即食麵還可以，連吃十天八天，嗅到那包味粉胃口也閉關了。還是提起精神，試試習慣「新生活」吧。回告朋友，幸好吾家一向乾貨齊備，油鹽無缺，白米/麵粉/粉絲/冬菇之類，也用不着臨危搶購，乾貨中之三寶雲耳/金針/紅棗，還是私傳自外太祖母「食訓」，她老人家最愛「三寶」蒸雞，說這個菜養顏補血，吃吃到九十歲也不愁出



■清蒸秋刀魚，別有風味！作者供圖



切忌驕恣之心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大部分國家及地區，因應地理環境，一波波延伸，但在蔓延程度和新增病例、死亡人數上升，較早發現病毒的東亞地區表現較好，尤其中日韓三國，疫情初步受控。

反觀傳統上被視為先進國家的歐美，至今每日新增病例仍有數千乃至數萬，其政府也顯得招架無力，令人想起「親自體驗病毒肆虐」的英探約翰遜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論，他隨即挨轟。現在回頭看，不得不承認他的「誠實」和「遠見」，作為掌權者，他深知國家的制度局限和政府能力，尤其是醫療體系。雖然英國的感染人數排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和德國之後，死亡率卻逾一成。

至於向來自大的美國，從感染人數到死亡數字都成全球之最，至今未見緩和跡象。時值半年後總統大選，民主共和兩黨互相攻擊，令在數月前民調數字頗高的特朗普面對雙重威脅，屢現語無倫次。往日的驕恣之態也壓不起來了。

我想起多年前到越南旅行，在胡志明市郊外參觀的古芝地道(Cu Chi Tunnel)。此地地道原為越南人抵抗法國統治時挖掘。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越戰時期，越南民兵不斷擴建，逐漸發展為一條長兩百公里、有三層結構、由多條分支交錯而成的抗美地道

戰重要基地。在這場戰爭中，南越、北越及其支持的力量懸殊，支持北越的美國派出強大兵力，是二戰以後參戰人數最多的戰爭，卻在十二年後黯然撤軍。越戰之敗對美國人影響深遠，參戰軍人沮喪萬分，整個社會也陷入信心危機。當時，高頭大馬的美軍擁有坦克、飛機和大炮，卻怎也想不到，竟然輸給身形瘦小、只有小米加步槍的越南民兵。幾十年後，一對老兵夫婦重遊越南，參觀古芝地道時，想起戰友在戰場上死得不明不白，觸景傷情，老淚縱橫。他們望着現場展示的坦克大炮殘骸，才知美軍輸在哪裡。

這個地道系統中建築有醫院、會議室、睡房、糧庫及軍事陷阱等設備，規劃極為完備。民兵白天在地下休息、開會和部署，到了晚上，地面的炮火槍聲停息，他們才從被樹葉遮掩的洞口悄悄出來，呼吸空氣，並在附近耕田種地。

遇上美軍追殺，他們不但巧妙躲避，即使有時道口被美軍發現而追進來，也由於其身形高大而難以在狹窄的甬道順利行動，加上地道設有陷阱，民兵走過後打開機關，令美軍掉下身亡。

筆者曾鑽進地道「體驗生活」，深明箇中艱難。但訓練有素的越南人就憑着這點神出鬼沒的巧思，打敗了掉以輕心的強大美軍。



打出來的女總督察

在香港出入機場，常遇上全副武裝的機場特警巡邏，有一定的震懾力。然而市民對機場特警所知不多。

飛虎隊、速龍小隊解決突發危機，常見於新聞。香港是安全的國際城市，機場罪案不多，恐襲指數低，機場特警的保衛工作，不容易讓市民見到。其實，機場特警負責公共及航空安全(包括處理劫機及拯救人質)、災難支援、反恐、要員保護等任務，是準軍事化特種警察部隊。日常還要執行戰術性巡邏、反恐巡邏、高空巡邏等工作。

倒是最近機場特警突然爆紅，一套以「機場特警」為題材的電視劇正在热播，擔綱的都是當時得令的年輕藝員，在劇集得見「特警」艱苦受訓和執行任務，倒是耳目一新。當然戲劇講故事，枝葉頗多，機場特警之刻苦，也非外人道。

此刻，機場特警真正走進市民眼簾中，那是成立43年來出現了第一位機場特警女總督察，作為準軍事化特種警察部隊，女性能統領「男人天下」，能耐非同小可，這才是焦點所在。

總督察娜姐，一頭短髮剃青如男警，作為機場特警主管，體能意志，缺一不可。她強調女性特警的體能訓練，無性別差異，掌上壓、俯臥撐、跑操、負重，全都跟男警一樣標準，遴選的時候要舉150磅啞鈴，舉一千下，「好打得」名副其實，她就是全憑刻苦，在嚴苛的環境下，打出一個未來。

年紀輕輕的女總督察，因在九龍城長大，飛機伴着成長，對機場有特殊感情，尤其是對反恐工作的追求，朝着一個目標義無反顧去奔。奔跑吧，姐妹！女總督察本身的奮鬥史，就是實實在在的勵志故事。

今天太多年輕人，不肯吃苦，總是想一步登天，登不了天就怨氣十足，極端的選走向暴力。如果多一些像女總督察的年輕人，香港不是沒有希望的。



大地回春

凝視大地，一望無際，遼遠廣闊。春光如此明媚，空氣是那麽澄明。晚風，已不那麼沁涼了。月亮的清輝靜靜映照着，彷彿日光清純的嫦娥，似能看透人的心。河渠兩岸的楊柳像哨兵成行排列，葉片泛着青綠的光。因與水距離很近，所以渠楊是大地生機最濃的地方。

三四月的小林子下，草兒、魚兒漸漸甦醒。闊葉的綠色悄悄爬上樹梢，步態輕盈。像一隻隻淘氣的小貓，在草尖上寫滿水晶般的詩章。布穀鳥身上，帶着一股一股春天的馨香。夜鶯從花叢中漸次飛翔，整個渠楊像採夢的莊子啣，在林濤起伏的聲音中，似乎聽見森林公園美人松的高聲領唱。

早歸的鳥兒，睡在蘆葦蕩整片濕地、森林和湖泊，沉入了夢鄉……枝頭那邊，是含笑的小翠鳥在鳴唱，是牠們最早睜開了每個早晨的夢想。是時候去田野間撒歡兒了，放飛身心去探尋春的足跡吧。大地在沉靜中帶着些許暖意，水泊像天然明亮的眸子，與陽光在水皮上跳舞，雲錦霓裳間多了草木的曖昧情味。

這就是大地回春，深情會多些，幽怨會少些。春天裡有太多的夢想，太多的希冀，太多的景色，有誰狠得下心不去大地裡走一遭呢？追着春光走在春天裡，所有的負荷都可以放下，所有的心事都可以流走。河水像一條輕薄柔軟的綢緞，在有風吹過花瓣飄到水面，早有釣魚的朋友，伴着潮濕的空氣去親近這種妙境，真是風月不言說。

春風懶洋洋地拂過面頰，丁香如團團淡紫色的迷霧縈繞在枝頭。鳥兒在頭頂鳴叫，於是合着眼在樹下小憩一會兒，邊聽鳴叫邊曬太陽，順便探尋一下腳邊有沒有野菜露頭。梧桐樹在春回大地時，好像忘記了報名或註冊，當它的葉芽從潮濕的水氣中得到氤氳，梧桐樹葉從睡夢中歷經幾

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自上任以來表現出智勇雙全，文武俱備，大受熱愛香港的市民歡迎和讚賞，許多人都封他為偶像。據知這位警隊一哥在警隊亦受同袍愛戴，做到真正的領導者，給下屬很強的信心，所以止暴制亂收效，破案率極高，令香港市民安心了不少。

同時，一哥無懼政棍搞小動作，親自到區議會立法會舌戰泛暴派議員，無論對方顛倒是非黑白毀警察，故意惡言侮辱，他都淡定反擊，不失分寸，反駁泛暴派議員時爆金句連連，大快人心！令泛暴派無法佔便宜兼當眾認錯，相信一哥已成為他們最強的對手。許多市民都說幾個政府官員一哥，香港局勢肯定不用再擔心了。

鄧炳強相信是前特首梁振英、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之後另一個為官不避事之人，勇敢與政棍過招，有擔當。正如一哥講，時代選擇了你，你就做好該做的事。一哥能做到無懼政棍挑戰，除了勇敢還有真才實學，當然是本身有「料」平時搜集好資料，準備充足，心中設計好對策才上戰場有關啦。一哥已做了完美的示範，政府各司局長是時候學習一哥。要貼地了解真正的民情，果斷決策。身為領導人該負責的就勇於承擔，該行使權力就行使，不要整天昇人「質」都不懂反擊，否則被對手踩到上心口。

就日前特首林鄭在臉書上多謝許冠傑(阿Sam)舉行網上演唱會，為在疫情中的港人注入正能量！叫市民在家欣賞阿Sam留意《同舟共濟》歌詞。竟被泛民搞分化，形容為「死亡之吻」，特首話他們踩阿Sam，反映了他們不將特首放在眼

官員團隊強政府才會強

內。一向「好打得」的林鄭已經對泛暴「忍讓、屈服」得太久了，是時候重振威信。剛巧前天發生國務院港澳辦及香港中聯辦強烈譴責郭榮鏗，指其「涉違宣誓誓言、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郭榮鏗卻指「兩辦無權力或資格評論立法會運作。」

林鄭即反駁：「從憲制層面看中央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並不等於中央放棄了在一國兩制」之下的權力，中央對香港事務關心是理所當然的。反而有部分立法會議員走去外國要求外國政府和議會，要求制裁香港，才是赤裸裸的干預……內委會受郭榮鏗及部分議員阻礙(在近6個月的時間內仍無法選出內委會主席)，未能正常運作而產生的嚴重後果是鐵證如山，不容抵賴。」喜見特首回復應有姿態。

政府強弱取決於官員的強弱，希望其他官員亦要行使應有權力做該做的事。政務司司長未來是否要好好改革公務員制度，檢討合約條例，不能再出現「易請難送」令政府處於被動狀態，「無牙老虎」根本不能管理好員工。過去6個月黑暴事件反映出政府部門的問題，「政策過時僵化、政府部門無王管、外判太多，形成突發事件發生沒自己的隊伍應急」等問題，市民對律政司、公務員事務局、教育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食物及衛生局、民政事務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創新及科技局都有不少批評和建議及期望，各局長都應該放膽去糾正，做決策前廣聽不同階層意見，要看穿政客利用媒體製造政治議題的阻礙，還是真有需要改進？

大部分市民關心的是民生問題，若真心急市民所急，公平公正處事，做對香港好的事，一定贏得掌聲的。

難體會，要感悟它就待來鄉村。大地的氣息，能讓一個人的靈魂得到昇華。春回大地時刻，每個人都要做一粒種子，將根扎下去才會踏實。蒼茫大地，蒸騰着生生不息的神秘地氣；扎根大地，生命便會蕩氣迴腸，豐盈蓬勃。一場場春雨落下來，一陣陣輕風颳過來，林林總總的故事都在發生，動物植物們嬉笑着，周身散發着一股股奶香味。大地回春，泥土鬆軟，腳下軟嫩，行走在大地的土路或田埂上，好比在做一場春夢。我相信，春天的大地有自己的言說方式。它已把聲或形，色彩或姿勢全部囊括在自己麾下，一個人只有伏在大地上，才能領略春回大地的包容之心。

散文家鮑爾吉：原野說得好，我喜歡大地，所以才起了這個名字。大地匯流百川，把甜美的、鮮香的、酸辛的、猛辣的和苦情的植物都栽種在自己身上。大地是所有生命的源頭，是一切一切的根。春日，大地蒸騰着淡藍色的霧氣，無言、堅實、柔美、寬厚和深沉，令人着迷。走向大地之春的人是有福的，他一定會吸飲生命的靈藥……

詩人艾青發自肺腑地喊道：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著名作家張煒說，自己不是一個愛哭的人，春回大地時刻卻是常含淚水。他們能常含淚水，是因面對生機復甦的大地，產生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感動。既有深度又有分量，既有溫度又有鹹度，那淚水來自浩渺深廣的精神世界。春天的大地，承載萬物復榮，也孕育着赤子對大地的摯愛。無論高原還是平地，回望厚重綿延、災難深重又生機蓬勃的祖國，無不讓人充滿悲愴和感恩。與大地血肉相連的生命必然是茁壯的，每個人都應像一座湖泊一樣向大地充滿感恩地凝望。在大地回春之時，我們更應像孩子那樣去親近母親。是的，只要俯下身，就能從大地那裡得到福祉；然後，我們內心便充滿了無窮的力量。



自律才會自由

沒想到我今年的生日會在澳洲度過。

在網上看到過一個相當搞笑的視頻：處在疫情隔離期間的一位年輕男子獨自在家過生日，孤零零的一個人，桌子上孤零零地擺着一個大蛋糕，男子穿戴全套防護設備，嘴裡伸出一條長長的管子吹滅了生日蛋糕上的蠟燭。隨後鏡頭一轉，桌子的另一頭擺放着十幾個平電腦裡的十幾個「觀眾」一起唱起了生日歌。這是當下流行的人們在疫情期間發明的「雲聚會」和「雲祝福」。

一直喜歡那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想來我若按原計劃回了國，大抵這個生日就會和網上那位男子一樣，只能在視頻裡接受親友們的「雲祝福」了，然而因為疫情而改變的行程把我留在了此時的澳洲，便有了女兒陪伴在身邊，還親手給我做了好吃的長壽麵和漂亮的生日蛋糕，再加上同住的兒女的同學、閨蜜寶樺剛好的在麵條裡撒着胡蘿蔔花和蛋糕上的奶油裱花，給這個意料之外的在異國他鄉度過

的生日增添了幾分精緻的浪漫。

在西澳初秋的夜晚，幾個人圍着香氣四溢的蛋糕，嘻嘻哈哈地晃着杯中的紅酒，不着邊際地隨意八卦，忽略了「中國大媽」又癡長一歲的事實，忘記了吃完奶油蛋糕還要努力減肥，也笑着把病毒肆虐的陰霾拒之門外。

過了幾天，從生日的快樂中回過神來，被另一則新聞嚇了一跳。西澳政府在不久前已經封州，如果沒有合理的理由，不允許任何人上街進行聚會或者出遊。據說詳細規定是除了直系家人或住在同一住所之外的所有人在疫情期間都不能聚會，此後不久便有幾個留學生招來同學在家聚餐，結果馬上被鄰居舉報，導致警察上門，每人罰款近兩千澳元。一頓飯吃了一萬多澳幣，網友們直呼這是一頓無比金貴的晚飯。看完新聞，我和女兒暗暗慶幸我們的冷靜和耐得住寂寞，沒有邀請更多的同學和朋友到家開生日派對，要不然，比生日更難忘的，大抵就成了被罰款之後的浪費蛋糕了。

相對於比較喜歡自由和安靜的多數澳洲人，

住在我們隔壁的鄰居是比較喜歡熱鬧的「異類」。他們的後花園與我們的後院相鄰，由於樹木茂密，對這家鄰居，我們一直是「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知道他們喜歡熱鬧，是因為每周總有一兩天，隔壁花園從下午開始就像開演唱會一般地歌聲、琴聲不斷，間或有幾聲歡快的狗吠，導致我有幾次都在考慮是否要報警投訴。然而隔壁的熱鬧卻毫不例外地每次在晚上十點以前就準時結束，恢復安靜。久而久之，作為鄰居的我們便接受了這種節制的熱鬧，並分享着他們這份在疫情期間也未間斷的對生活的熱愛。

前些天睿智又可愛的西澳州長特意錄製了一段視頻給全州的小朋友，在視頻裡展示了特別簽署的一份跨周旅行的特許令給復活節節子，准許牠在西澳全境旅行及運送朱古力蛋。復活節這天我們和大家一樣沒出門，在家安靜地吃了朱古力，在這個特殊的節日裡，祈禱自律可以換來自由，疫情早日過去。

(澳洲漫遊記之十二)